

唐春生◎著

翰林学士与宋代士人

文化

翰林学士与宋代士人

文化

唐春生◎著

重庆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成果（项目批准号：2008-L505）

重庆市级『专门史』重点学科学术研究成果之一

本书由重庆市高等学校市级教学团队本科教学质量工程资金赞助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翰林学士与宋代士人文化/唐春生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11

ISBN 978-7-5161-0166-7

I. ①翰… II. ①唐… III. ①文官制度—研究—中国—宋代 IV. ①D691.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96753 号

责任编辑 李炳青

责任校对 韩天炜

封面设计 回归线视觉传达

技术编辑 张汉林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1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29

插 页 2

字 数 501 千字

定 价 63.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本书是一部研究两宋翰林学士与文化的学术专著。翰林学士院及在院中任职的“学士”，皆创置于唐代。玄宗开元二十六年（738），始置学士院，同时置“学士”一职，即所谓翰林学士（见唐李肇《翰林志》）。“学士院”其实就是皇帝的秘书处，而翰林学士即皇帝的秘书。此前当然也有性质相近的文人班子（如唐初的“北门学士”，后来的翰林待诏、翰林供奉之类），只是没有这样稳定的机构和官职名目而已。翰林学士制度虽始于唐，却以宋代为盛，后来元、明、清三代继之，成为一个传统。翰林学士主要负责起草制诰（官员任命书），以及代表国家的其他文书（如国书、敕书、德音等）。宋代翰林学士制度屡有变革，一般说来，北宋带“知制诰”的翰林学士，才在学士院中任视草之职，不带的则兼领他官。元丰改官制后，所有的翰林学士都兼带知制诰，专掌内制，外制则由中书舍人执掌。

翰林学士是个十分清要的职位，有“内相”之称，又与中书舍人合称“两制”。除掌制外，还得侍从于皇帝左右，以备顾问与谋议。所以他们常常参与朝廷的政治决策，主持或参与科举考试，对政治、人才选拔产生着重要的影响。而且，宋代的宰辅许多都出自翰林学士，据本书统计，这个比例高达30%左右。原因是翰林学士本来就是皇帝身边的旧人，深得皇帝信任，而他们又长于为文，娴于政事，各方面的素质很高，故进一步升擢的机会自然比其他人大得多。正因为翰林学士地位崇高，待遇优渥，前程远大，故自设官以来，就是令人艳羡的美职。

当然，既是“美职”，选任的门槛也很高。在宋代，翰林学士大多出身进士高第，或者中词科（包括宏词科、词学兼茂科、博学宏词科）。道德品质修养要好，即宋仁宗所谓“操履端方”（见欧阳修《乞定两制员数札子》）。还要具有州县任职的经历，或曾任馆职、六曹尚书等，就是说要有较丰富的实际行政经验。当然，翰林学士的主业是写文章，故必须才思敏捷，擅长四六，所以钱惟演曾说：“朝廷之官，虽宰相之重，皆可杂以他才处之，惟翰林学士，非文章不可。”（欧阳修《内制集序》）因此，翰林学士往往是当代的文坛领袖，或声誉很高的文学精英。比如北宋担任过翰林学士的王禹偁、杨亿、钱惟演、刘筠、晏殊、宋庠、宋祁、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苏辙，等等，南宋的陈与义、吕本中、洪迈、范成大、楼钥、真德秀、魏了翁、刘克庄，等等，无不是赫赫有名的文学大家或文化名人。所以，就对两宋政治、文学、文化的影响论，宋代学士院、翰林学士以及相关问题，一直是社会和学者们关注的热点，而与上述相关的研究，自然也就成了颇具学术价值的课题。

唐春生同志九年前（2002）在四川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博士学位，随后任教于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后来他又重返川大，到文学与新闻院中文系做博士后研究，2006年出站。这本著作，就是在他博士后出站报告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由于我是他博士后研究的合作导师，这个课题也是我们一起商定的，现在要出版了，他向我索序，有些义不容辞，就答应写几句。翻读了他的书稿，觉得春生在如下几个方面，取得了不菲的成绩。

其一，两宋翰林学士的人数，自宋代以来就为学者所关注。南宋洪遵《翰苑群书》卷十有《学士年表》，所涉时间自宋初至治平四年（1067），神宗后阙如。宋何异《宋中兴学士院题名》，收录自建炎元年（1127）至嘉定七年（1214）的翰林学士人名，此后直至宋末亦缺。今人李之亮《宋代京朝官通考》之“翰林学士院”部分，录有两宋翰林学士人名，并进行编年；杨果《中国翰林制度研究》亦附有翰林学士表。上述诸家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古人无可置喙，就当代学者的研究论，毋庸讳言，还有不够完善和准确之处。该书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经过认真稽考，考订两宋共有翰林学士371人，并作《宋代翰林学士年表》。对人数的增删，意味着对前人的失误作修订补正。这项工作看起来平常，但做起来却极费时间和精力。类似的表格还有四个（《北宋馆

职为翰林学士表》、《南宋馆职为翰林学士表》、《两宋时径由外制除授翰林学士表》、《两宋时曾知制诰、任中书舍人者为翰林学士表》），可见作者投入之大。这种一丝不苟、踏踏实实的治学精神，在浮躁学风泛滥的当下，尤其值得称道。

其二，宋代的翰林学士制度，不少问题虽已有学者作过研究，但本书作者的梳理和考察更为仔细。如对宋代翰林学士的宿直制度，本书进一步弄清了锁院及不必锁院的具体事由；翰林学士草制事，该书除作了充分的考述外，还分析了制诰用语和朝廷的四六文风。至于宋代翰林学士的选拔，本书对选任资格、方式作了深入考察。本书还对两宋翰林学士进入执政（宰辅）集团的问题，进行了既定量又定性的分析，重点探讨了翰林学士成为宰辅的种种因素，厘清了翰林学士自身、封建帝王、朝中重臣之间的微妙关系，如此等等。无论是补缀前人未周之处，还是开拓前人未行之路，都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其三，作者在考察宋代翰林学士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将研究视野移向翰林学士与宋代文化的方向，扩大了研究的内涵。前面说过，宋代翰林学士多为当代文坛领袖，或声誉很高的文学精英，这决定了他们在国家文化建设方面必然成为主角；由于他们自身突出的文学成就和尊崇的社会地位，又决定了他们不仅是社会文化活动的积极参与者，而且许多人还是引领风气、把握方向的宗师和舵手。在后人看来，或许可以这样说：翰林学士们在文学、文化方面的成就，其实远远超过他们“掌制”这个本职工作的贡献。但学界在这方面的研究显然不够。比如，此前学界较少注意的学士院与内廷帖子词，翰林学士与宋代礼乐文化（撰写乐章，参加各种祭祀大典等），以及翰林学士对宋代史学（预修实录、国史等）、诗歌创作的影响，等等，本书都作了考察，使读者超越学士院的狭小范围，在更广阔的社会生活空间中，去追踪和认识翰林学士这个由高级文人组成的特殊群体。

春生是学历史的，坚持无征不信的学术理念，故长于搜集和梳理史料，本书也以文献研究为主。他对宋代翰林学士制度及相关问题的考述，都是很少有水分和泡沫的“干货”，是真正的基础研究。但在快餐式学术文化当道的当今，本书也许不太容易赢得“掌声”，属于“滞货”；不过我仍然比较乐观，相信“识货”的读者也会不少。这里，我要为识货的朋友指瑕：该书虽是一项较有分量的学术成果，但对研究对象的理论阐释、理

性认识还有所不足，个案研究也较缺乏。如何将宋代翰林学士制度放在宋代政治、文化的大背景大环境中进行更深层次的解读和诠释，并使研究更为立体化，还有待继续努力。

祝尚书

2011年1月10日，写于成都江安河畔

目 录

序	(1)
绪论	(1)
一 选题意义及学术研究史的简略回顾	(1)
二 本书的基本内容	(4)
第一章 宋代翰林学士的选拔	(6)
第一节 唐宋学士院及翰林学士别称考	(6)
第二节 宋代翰林学士的选拔	(16)
第二章 宋代翰林学士之基本职责	(63)
第一节 宋代翰林学士的宿直制度	(63)
第二节 宋代翰林学士草拟诏制	(81)
第三章 翰林学士与宋人仕途	(121)
第一节 宋代翰林学士知贡举	(121)
第二节 宋代学士院与馆职之选拔	(140)
第四章 翰林学士与宋代文化	(163)
第一节 翰林学士与宋代礼乐文化	(163)
第二节 翰林学士与宋代史学	(185)

第五章 翰林学士与宋代诗风	(219)
第一节 宋诗视角下的翰林学士生活.....	(219)
第二节 学士院与宋代内廷帖子词.....	(236)
第三节 苏轼与元祐初期诗坛 ——以苏轼馆职试与贡举为中心.....	(246)
第六章 翰林学士与两宋朝政	(256)
第一节 典掌省府的北宋翰林学士.....	(256)
第二节 翰林学士与北宋熙宁变法.....	(277)
第三节 宋代翰林学士与契丹(辽)及金的交聘.....	(288)
第七章 宋代翰林学士为宰辅探析	(307)
第一节 两宋翰林学士为宰辅概况.....	(307)
第二节 两宋翰林学士为宰辅之因素分析.....	(319)
第三节 余论.....	(357)
附表	(364)
主要参考文献	(442)
后记	(454)

绪 论

一 选题意义及学术研究史的简略回顾

翰林学士制度，自唐代开始，一直延续到清代，对自唐以后的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宋代翰林学士拥有草拟诏制之权，侍从皇帝左右以备顾问、参谋议，有“内相”之称，对宋朝的政治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宋代翰林学士涉及的范围较大，通过考察翰林学士与学士院，可以对宋代的政治、人才选任制度、文化与学术（包括文学）进行研究，从而有助于深化宋代文史的研究。

这一课题，经学者们的努力，取得了一部分有分量的成果。兹简述如下：

（一）专著

最早对这一领域进行全面研究的是杨果先生，作有《中国翰林制度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近年，李之亮先生《宋代京朝官通考》（巴蜀书社，2003）专设“翰林学士院”部分，对宋代翰林学士的人数作了详细的考订。陈元锋也作有《北宋馆阁翰苑与诗坛研究》（中华书局，2005）。杨果先生之作虽就整个中国翰林学士制度进行研究，但对宋代用力最多。《中国翰林制度研究》全面研究了宋代学士院的组织机构、翰林学士的职掌、翰林学士的政治文化功能及宋代翰林学士的员额、润笔、宿直、选拔及相关的文书制度等内容。这些都是研究宋代翰林学士不可回避的问题。李之亮先生对宋代翰林学士人名考，是目前学术界最为详备的，但仍有遗漏，个别结论似可商榷。陈元锋先生的新作，从制度、文学层面加以论述，但研究对象不只是针对翰林学士，还包括北宋的馆职；即使研究翰林学士，也仅限于北宋。

（二）论文

柯昌基《宋代中枢的秘书制度》（《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4期），就外制官与内制官的草制程序、任用标准、职能分工、地位高低等问题作了探讨。但史料的理解有欠准确，知制诰的性质把握也不大得当^①。有鉴于此，陈振《宋代的知制诰与翰林学士》^②，对翰林学士、中书舍人、知制诰相关问题作了很有见地的辨析，指出北宋时大多数中书舍人实不任草拟外制之职，但少数人则不然。如任实职的中书舍人员缺，则以知制诰草外制。直舍人院也可草拟外制。无论是北宋还是南宋，知制诰可为草拟内制的翰林学士的加衔，但在某种情况下，北宋前期草拟内制的翰林学士也有不带的。

杨果先生除专著外，还发表了一系列相关论文。《宋代翰林学士人员结构考述》（《武汉大学学报》，1988年第6期），主要论述了翰林学士的出身与出路、家庭背景、地域分布。《翰林学士与宋代政治初探》^③对宋代翰林学士出身的进士、曾任州县官、经由外制的情况作了统计分析，重点就翰林学士对宋代政治的影响进行探讨，指出翰林学士通过草内制，以削弱宰相掌诏命之权；通过参与谋划、议论时政、评品宰执，从而对相权形成牵制。作者还对翰林学士充任宰执作了细致的统计分析，以为两宋时期翰林学士位至宰执者约占总数的49%。二文所论内容，其专著中虽有所涉及，但已作了较大的综合与补充。

朱锡光《宋代学士院翰林学士初探》（《杭州大学学报》，1988年第6期），则从翰林学士的起源及其供职机构、翰林学士的选拔、翰林学士的职掌、翰林学士与翰林侍读、侍讲学士及诸殿阁学士的区别五方面作了分析，认为宋代翰林学士供职之所是学士院而非翰林院，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机构，它们在职掌、官员设置和地位等方面是根本不同的，前者远比后者重要。翰林学士除草拟诏制外，还兼有参议国政、举官与知贡举、充任各种临时差遣。

张东光《唐宋时期的中枢秘书官》（《历史研究》，1995年第4期），

① 杨果：《宋代中枢秘书制度史研究述评》，包伟民主编《宋代制度史研究百年》，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② 邓广铭主编：《宋史研究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后收入《宋代社会政治论稿》，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③ 详见邓广铭、漆侠主编《宋史研究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从两制的历史演变、两制的执掌、两制的地位与作用三大方面展开论述。作者认为宋代学士官阶高于舍人，而实际地位却是两制并重，是对唐代“抑内扬外”的偏向加以矫正。北宋前期翰林学士兼领的一些部门，都是新生的重要部门，“事繁者出院专典，事简者在院兼之”。作者认为，唐宋两制之间草制职能既有分工，也存在兼代问题。唐代两制兼代是“互兼”，即内外官可彼此互兼。北宋前期则是顺兼，即内制可兼外制，外制兼内制则罕见。南宋时，中书舍人身兼两制，甚为普遍。作者又从秘书制度、人事制度来论述两制的分工，是很有见地的。两制起着协调君权与相权关系的作用之论，也给人启发。该文不足的是，部分论述，宋代部分不如唐代那样充分，如论述两制“参决帷幄决策”时，主要论说的是唐代情形，即使事涉宋朝，也并无具体论述。

王瑞来《代王言者：真宗朝的翰林学士》^①，作者认为宋代翰林学士成为介于皇权与相权之间的另一股势力。其政治活动既服从于皇权，又制约着皇权；既依托相权，又抵抗相权，最终以翰林学士进入执政集团为某一阶段的标志，合流于相权。作者虽是就真宗朝的翰林学士立论，对整个宋代翰林学士的研究也颇具启发性。

赵小军《两宋翰林学士承旨研究》（硕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2000），对两宋五十六位翰林学士承旨的考察，运用计量方法对其出身、地域分布、出任承旨的年龄与寿命、任期及任职承旨前后状况等几方面作了系统的考察。后在其硕士论文的基础上发表了《宋代翰林学士承旨述论》（《晋阳学刊》，2003年第4期）。

张祎《制诏敕札与北宋的政令颁行》（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2009），全文分为三个部分：宋代诏令文书的种类及使用、两制格局与诏令颁行、敕牒札子与北宋宰相机构的文书行政。与翰林学士制度相关的是，论文论述了翰林学士处理的文书形式及其相关处理程序。利用法帖图册、金石碑中著录的诏令文书材料进行研究，是该论文的重要特色之一。

其他论文还有龚延明《宋代学士院名物制度志略》（《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宋代学士院与翰林院、翰林司》（《文史知识》，

^① 王瑞来：《宰相故事：士大夫政治下的权力场》，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249—279页。该文原题为《代王言者——以真宗朝翰林学士为中心的考察》，载于《漆侠先生纪念文集》，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993年第1期),顾宏义《北宋学士院若干制度考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6期),徐茂明《宋代翰林学士院诸制度述论》(《苏州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沈小仙、龚延明《唐宋白麻规制及相关术语考述》(《历史研究》,2007年第6期),等等。

二 本书的基本内容

笔者对宋代翰林学士并没有全面地展开研究,本书是由某些专题研究构成的。为何选择这种论述方式?因为翰林学士所涉及的内容复杂,能力难以胜任,加之某些问题,学界已有过论述。本书所研究的内容,一是学界虽有研究,但仍可作进一步开掘;二是有些内容,学界讨论并不多。本书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考订了两宋翰林学士的具体人数,并按年代作出较为详尽的翰林学士年表。杨果先生以为有397人,这一数据实际上属统计错误^①。李之亮对两宋翰林学士作过考订,笔者在他的基础上也发现了部分遗漏的翰林学士。就笔者所见,两宋翰林学士应为371人。洪遵的《学士年表》、何异的《宋中兴学士院题名》、李著中部分翰林学士的系年有不大准确的,本书也作了订正。

二、翰林学士的选任。翰林学士的选拔,就仕履言,除通常所说的馆职官、外制官外,还有六曹尚书、郎官。南宋时,一部分中书舍人兼直学士院、翰林权直的较多见。由馆职与六曹尚书、郎官直接除拜或兼翰林学士,南宋也较为多见。选任翰林学士,既重视选拔对象的文学才华、学识,也不忽视道德品行,体现了德才兼备的原则。翰林学士作为皇帝的私人,并不全由帝王选拔,宰臣的作用也不小,尤其是权相秉政时期,表现更是突出。

三、翰林学士的基本职责:学士院宿直和草拟诏制。笔者对翰林学士宿直的员额、免除宿直之规定,作了详尽的论述;对与宿直密切相关的问题——锁院也作了细致的探讨,弄清了锁院及不必锁院的具体事由。翰林学士草拟诏制依据的词头,不只来自最高统治者,也来自宰相。翰林学士为帝王代好言,不仅诏制的内容须体现统治者的旨意,语言形式上也得讲究。笔者还分析了诏制修改的原因、由何人来加以修改及其他相关问题。

^① 依据其《中国翰林制度研究》一书所附《宋翰林学士简表》统计,应为349人。

四、翰林学士与宋代人才选拔。首先是对翰林学士知贡举的情况作了量化统计,再将他们知贡举一事与文风、政治结合考察。其次是就学士院与馆职试作了详细的考察,包括学士院馆职试的考试科目、考试事由、翰林学士在馆职试中所起的作用、学士院馆职试的相关制度等问题。

五、翰林学士与宋代文化、文学。这一部分,重点考察了宋代翰林学士对实录、国史修撰的贡献。翰林学士与宋代礼乐文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对雅乐乐章的撰写、审定、发明;担任祭祀、封禅的礼义使,参与谋议、审定礼义规制;担任帝王后妃丧葬礼仪使职,撰写谥号、谥议及葬礼所需的乐章、挽词、导引歌词等。文学方面,从诗歌的角度,审视了宋代翰林学士的生活。他们在诗作中反映了学士院宿直的孤寂清冷;作为侍臣,还作了不少奉和应制诗。翰林学士所作的应制诗,以春帖子词与端午帖子词作为个案进行了分析研究。

六、翰林学士与宋代政治。这是本书用力较多的内容。翰林学士政治生活,只就其北宋时典掌省府(开封府与三司使)、熙宁变法中的表现及其与契丹(辽)、金的交聘三方面作了探讨。在论述翰林学士为宰辅这一论题时,先是对有宋各代翰林学士进入执政集团进行了既定性又定量的分析,重点探讨了翰林学士成为宰辅的种种因素,这些因素既有自身的,也有来自朝中重臣的。通过这一论题的分析,可以清晰地看出翰林学士与皇权、相权之间的微妙关系。

本书值得研究的问题还有不少。翰林学士与宋代文学尤其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如从文体学的角度来看翰林学士所草的内制,本书几无涉及。即便是本书用力较多的政治问题,也有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选题,如翰林学士的兼职、差遣问题(群牧使、知审官院、知通进银台封驳司、兼任各种经筵官、权御史中丞、担任考课官、充任体量安抚使、宣抚使,等等)。这些问题,只有留待来日努力了。

第一章

宋代翰林学士的选拔

第一节 唐宋学士院及翰林学士别称考

翰林学士制度是中国古代一重要的职官制度。唐宋时期学士院及翰林学士，有着众多的别称，龚延明先生^①、杨果先生已作过探讨^②。笔者今就此问题再作一讨论。

一 金门玉堂

玉堂，本为宫殿的美称。宋玉《风赋》：“徜徉中庭，北上玉堂，跻于罗帷，经于洞房。”^③至汉代，玉堂本为别殿，在未央宫，与清凉、宣温、金华、白虎列峙^④。唐并无玉堂殿名^⑤。玄宗开元二十六年（738）所建的学士院，有东西向房屋二厅。学士院二厅，南厅五间，北厅五间，计十间。北厅五间中的正厅称“玉堂”^⑥。唐时已有人将学士院与“玉堂”二字联系起来。沈询《授曹确充翰林学士制》：“俾从琐闼之荣，更侍玉堂之奥。”^⑦韩偓有《雨后月中玉堂闲坐》：“夜久忽闻铃索动，玉堂西畔响丁

① 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学士院”条，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41—43页。

② 杨果：《中国翰林制度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7—49、82—84页。

③ （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卷9，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47页。

④ （宋）苏轼著，（清）冯应榴辑：《苏轼诗集合注》卷28，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3册，第1394页。

⑤ （宋）程大昌：《雍录》卷4，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75页。沈括：《梦溪笔谈》卷1：“唐翰林院在禁中，乃人主燕居之所，玉堂、承明、金鸾殿皆在其间。”程大昌以为非是。

⑥ 袁刚：《唐代的翰林学士》，《文史》第33辑，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19页。

⑦ （清）董诰：《全唐文》卷767，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4册，第3534页。

东。”^① 这里的玉堂均指学士院。有翰林学士甚至把自己的文集也以“玉堂”命名。如郑畋有《玉堂集》五卷，独孤霖有《玉堂集》二十卷^②。

翰林学士院称玉堂，唐时并无明确规定，所谓“从来未著格令”^③。玉堂之正名，始于宋太宗时。“苏易简为学士，上（太宗）尝语曰：‘玉堂之设，但虚传其说，终未有正名。’乃以红罗飞白‘玉堂之署’四字赐之。”^④ 翰林学士院为何称玉堂，清人何焯有一说法，他认为：“《汉书·李寻传》：哀帝初，待诏黄门，故云食太官，衣御府，久汗玉堂之署。注玉堂殿在未央宫。汉时待诏于玉堂殿，唐时则待诏于翰林院。至宋以后翰林遂并蒙玉堂之号耳……太宗赐榜，正用寻传。”^⑤ 不过，学士院之正名“玉堂”，并不是宋太宗的自觉行为，而是翰林学士苏易简主动争取来的。淳化二年（991）“十月，翰林学士苏易简献《续翰林志》二卷，太宗……飞白书‘玉堂之署’四字以赐易简，谓宰相曰：‘易简告朕求此数字，卿可召至中书授之，他日为翰林中美事。’”^⑥ 北宋绍圣间，蔡京为翰林学士承旨，奏于杭州刻榜“玉堂之署”，因避英庙讳，止曰玉堂^⑦。政和五年（1115），御书“摘文堂”榜赐学士院^⑧。因此，学士院又称“摘文堂”。“玉堂之署”也简称作玉署。李沆《伏睹禁林新成盛事辄思歌咏不避荒芜》：“御笔腾骧题玉署，宸章照耀咏词林。”^⑨ 也称作玉堂署。欧阳修《禁中见鞞红牡丹》：“白首归来玉堂署，君王殿后见鞞红。”^⑩

金马门，初为鲁班门。《汉书》卷 58《公孙弘传》：注引如淳曰：“武帝时，相马者东门京作《铜马法》献之，立马于鲁班门外，更名鲁班门为

①（清）彭定求：《全唐诗》卷 680，中华书局 1992 年版，第 20 册，第 7787 页。

②（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 60《艺文志》，第 5 册，中华书局 1987 年版，第 1608、1616 页。

③（宋）李昉：《禁林燕会集》，傅璇琮、施纯德编《翰学三书》本，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 册，第 54 页。

④（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 7，中华书局 1997 年版，第 105 页。

⑤《石林燕语》卷 7 注引“何氏绰校语”，第 105 页。“署”原误作“置”，据《汉书》卷 75《李寻传》改。

⑥《宋会要辑稿》职官 6 之 47。

⑦《石林燕语》卷 7，第 105 页。

⑧（元）富大用：《古今事文类聚·新集》卷 20“翰林院”条，四库全书本。

⑨李昉：《禁林燕会集》，《翰学三书》本，第 1 册，第 54 页。

⑩《欧阳修全集》卷 13，中华书局 2001 年版，第 1 册，第 220 页。

金马门。”^①《三辅黄图》卷3：“金马门，宦者署。武帝时，大宛马以铜铸像立于署门，因以为名。东方朔、主父偃、严安、徐乐皆待诏，金马门即此。”^②张富祥先生以为“盖汉代征召之士皆待诏公车，惟才学特优者始令待诏金马门。后世因以‘金马玉堂’称翰林院”^③。

唐人已将金马门、金马或金门借指翰林学士院。白居易《郡中春宴因赠诸客》：“仆本儒家子，待诏金马门。”^④白居易作过翰林学士，故云。崔瑶《授萧真充翰林学士制》：“敕：挥翰金门，谅属词华之妙；论思玉署，尤资周慎之才。”^⑤唐昭宗时的翰林学士张元晏《谢奉常仆射启》：“专玉堂之诏诰，追金马之游从。”^⑥翰林学士也称金马客。刘禹锡《分司东都蒙襄阳李司徒相公问书因以奉寄》：“早忝金马客，晚为商洛翁。”李司徒即李程，唐德宗贞元二十年（804）充翰林学士^⑦，故刘禹锡以金马客称之。五代迄宋，一如唐时，金马词臣、金马客常指翰林学士。徐铉《柳枝词》（其一）：“金马词臣赋小诗，梨园弟子唱新词。”^⑧谢初伯诗：“下国难留金马客，新诗传与竹枝娘。”^⑨也有金门玉堂并称的。欧阳修《会老堂致语》：“金马玉堂三学士，清风明月两闲人。”^⑩《梁溪漫志》卷4：“公（苏轼）当元祐时，起于谪籍，登金门玉堂，极礼乐文章之选。”^⑪金马署也指翰林院。沈遘《七言送沈景休知常州》：“使君去从金马署，颜朱发漆意气横。”^⑫又可称金闺署。晏殊《癸酉岁元日中书致斋感事》有云：“多年不宿金闺署，半夜再闻长乐钟。”^⑬

① 《汉书》卷58《公孙弘传》，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9册，第2617页。

② 《三辅黄图》卷3，四库全书本。

③ （宋）程俱撰，张富祥校证：《麟台故事校证》卷1，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0页。

④ 《全唐诗》卷434，第13册，第4803页。

⑤ 《全唐文》卷757，第4册，第3484页。

⑥ 《全唐文》卷818，第4册，第3820页。

⑦ 瞿蜕园：《刘禹锡集笺证》卷22，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630页。

⑧ 《全宋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册，第111页。

⑨ 《欧阳修全集》卷128《诗话》，第5册，第1956页。

⑩ 《欧阳修全集》卷133《诗余乐语附》，第5册，第2056页。

⑪ （宋）费昶：《梁溪漫志》卷4，《宋元笔记小说大观》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3册，第3381页。

⑫ 《全宋诗》，第11册，第7498页。

⑬ 晏殊自注：“自天圣三年乙丑岁十月十四日由翰林授枢密副使，罢宿禁中凡八年矣。”《全宋诗》，第3册，第1949页。